

靜水深流

唐信的全民社會構念
A Society for People

In Memory of Peter Townsend
1928-2009



趙維生 陳錦華 余偉錦 合編

Society For People A Society

靜水深流

編者：趙維生 陳錦華 余偉錦

設計：圓桌文化設計組

編輯：圓桌文化編輯組

出版：圓桌文化 (Red Corporation Limited)

香港灣仔道133號星航資訊中心8樓

出版計劃查詢電話：(852) 2540 7517

電郵：editor@red-publish.com

網址：http://www.red-publish.com

發行：春華發行代理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油塘高輝道十五號萬年工業大廈二樓A座

電話：(852) 2775 0388

印刷查詢電郵：gary@hklabel.com

出版日期：2010年3月

圖書分類：社會科學（社會政策）

ISBN：978-988-8039-95-1

定價：港幣六十五元正

靜水深流

唐信的全民社會構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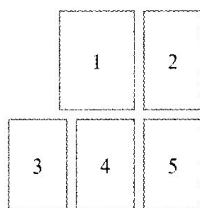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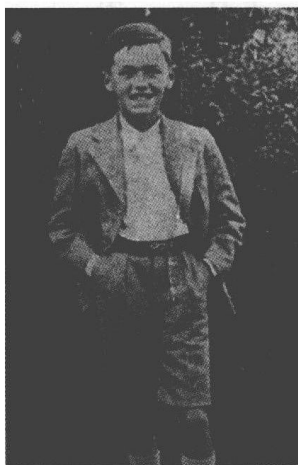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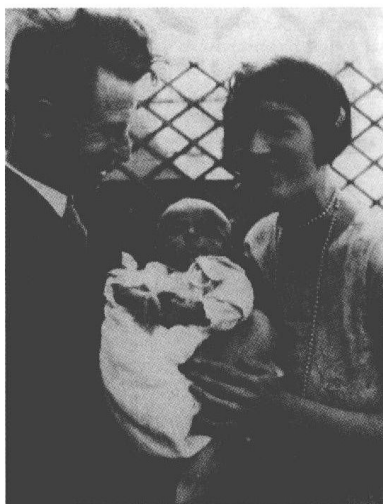
A Society for People

In Memory of Peter Townse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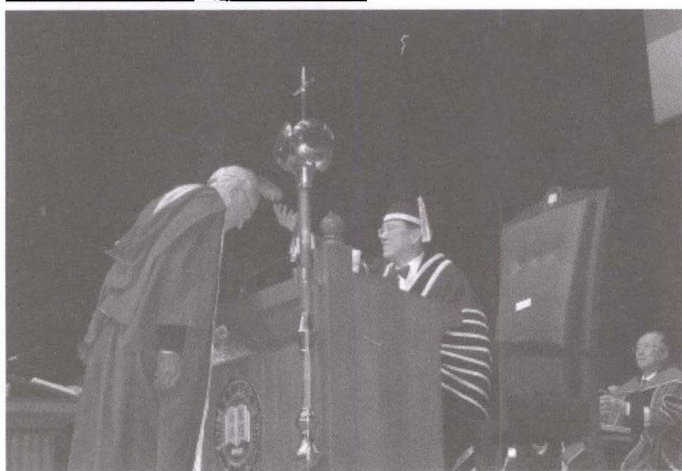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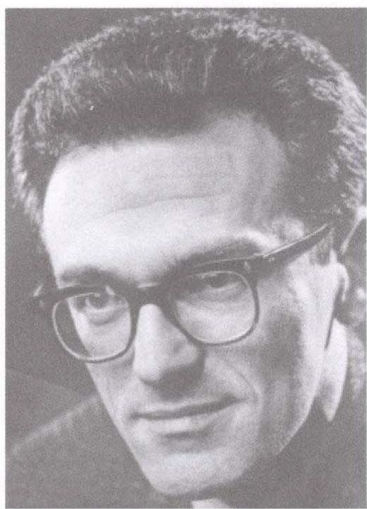
, 1928-2009



趙維生 陳錦華 余偉錦 合編



1. 在父母懷中
2. 三歲
3. 同祖母合照
4. 12歲
5. 大學學院領袖生



1

2

1. 六十年代的唐信教授
2. 2005年獲香港浸會大學頒授第八個榮譽博士學位

目錄

鳴謝	6
前言一	8
前言二	14
對彼德唐信的頌揚	16
唐信教授：追求社會公義的社運者及兒童貧窮行動小組共同創辦人	17
 第一章：社會學與社會政策	
社會學與社會政策	24
社會服務的未來	33
從唐信教授的社會政策觀再議香港社會政策	39
 第二章：貧窮與相對匱乏	
「貧窮」和「相對匱乏」概念	56
上階層與下階層：八十年代階級鴻溝的擴大	61
論貧窮	68

第三章：全球貧窮問題與人權

貧窮理論	84
貧窮、社會排斥及社會兩極化：建構國際福利國的需要	88
從國際角度分析貧窮問題	97

第四章：醫療保健服務的不平等現象

醫療保健的不平等導論	110
貧乏的健康狀況	113
不平等與醫療保健服務	115
健康醫療服務改革	123

第五章：年齡主義與長者結構性依賴

長者的結構性依賴：二十世紀社會政策的創建	144
廿一世紀的長者政策：更強的「結構性依賴」還是人權的實現？	158
長者的結構性依賴：香港的年齡歧視與長者服務的再考慮	166

鳴謝

趙維生

彼德唐信教授（**Prof. Peter Townsend**）以研究、言論、與個人生命的委身，追求社會平等、消滅貧窮和結構性依賴，實踐人權，建立全民社會。他的畢生奉獻，就像「靜水深流」般，影響著世界各處的同行者，同時也向既得利益者發出挑戰。

我們出版這書並不只為紀念唐信教授，更希望藉此把他的理念延伸，探討香港社會政策的回應。唐信教授在這近半個世紀的學術生涯，出版著作繁多，涉獵的研究範圍也很廣。我們以有限的智慧和能力，把他的著作組織成五個主題，分別為：社會學與社會政策（**Sociology and Social Policy**）、貧窮和相對匱乏（**Poverty and Relative Deprivation**）、國際貧窮與人權（**International Poverty and Human Rights**）、健康與社會不平等（**Inequalities in Health**）和年齡主義與結構性依賴（**Ageism and Structured Dependency**）。我們再從各主題選取唐信教授一些富代表性的文章，節錄精要內容然後翻譯為中文。最後，我們按每個主題以本地的社會政策作回應及延伸討論。

我們要感謝的人很多。首先我們感謝雅倫沃克教授（**Prof. Alan Walker**）對這計劃的支持，他在組織唐信教授的研究上給予很寶貴的意見，也提供了一些有關唐信教授的資料供我們參考。

我們更要感謝Louisa，她在繁重的研究壓力下，義務擔起執行統籌及翻譯的工作，沒有她的鼎力相助，我們實在沒法在短時間內完成所有的翻譯和文稿編輯。

我們也要感謝Miu、嘉祺和Emay，她們分別協助文稿整理和翻譯修訂。這些工作都很費時、費心、費力，我們必須向她們致謝。

我們也要感謝Elaine，她在出版過程中給了我們很多不可或缺的意见。

最後，我們也感謝香港政策透視支持本書的出版，也感謝所有在本書的準備過程中參與及協助的同學。

願以此書致上對唐信教授永恆的敬意。

前言一

邵家臻

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工作系講師

假如 Professor Townsend……

Professor Peter Townsend好脾氣，風塵撲撲從倫敦到九龍塘，十幾小時的旅程，好不容易在頹唐的小餐廳吃點沙律，就被抓去出席社工系的研討會——On Becoming & Social Policy Researcher。一講就幾小時，還未來得及處理jet lag，Townsend就分享他在過去幾十年的心路歷程——如何與社會研究相遇？如何在研究中注入學、識、情？如何在大千世界中保住赤子之心？如何以悲觀的眼睛看透世界的荒謬但又能以樂觀的精神推動社會改變？如何有稜有角又能兼容天下？明明四面楚歌卻依然八面威風？

那位總帶幾分颯颯的大學者，為了滿足我們這群「小輩」，在研討會裡侃侃而談，談了又聽，聽了又談，折騰到下午一兩點。完的時候，他還走過來跟我們逐一握手。我這個混世小書僮還問上一個不像樣的問題。Townsend面帶微笑，攤開雙手，說：anything! anything! 甚麼問題都不算silly? 甚麼問題都請隨便問? 這就是我認識的Peter Townsend。一個心腸軟、情感豐富、為朋友為後輩為學生可以放下身段的Peter Townsend。

但這個Peter Townsend，就是那個讓全世界右派份子聞風喪膽的社會政策教授Peter Townsend嗎？第一次讀到Peter Townsend的，是關於「貧窮」的論述。Townsend提出「相對匱乏」（Relative Deprivation）的概念，將貧窮問題的討論深化和廣化，突破過往「維持生存條件」（Subsistence）和「基本需要」（Basic Needs）的框框。貧窮再不只是吃不飽穿不暖的物質問題，而是涉及匱乏和被排擠的生命機會。他關心貧窮的路徑跟其他學者最大不同的地方，在關注「貧窮」之餘，更留意「懸殊」——最貧窮的人形成了一個「下階層」（Underclass），而最富有的則成了「上階層」（Overclass）。在他眼中，不少社會研究都將貧窮的責任推諉在貧窮人士身上，另一方面，政府數據卻又「恰巧地」低估了上階層的收入，對上階層的豐厚職業福利、房屋津貼，醫療津貼、獎金、花紅等置若罔聞。高收入人士的實際收入比政府數據反映的，高出許多。

站在貧窮面前，Townsend的言論始終是一土諤諤的。他直指貧窮問題其實是貧富懸殊問題，而貧富懸殊問題壓根兒就是階級分化問題。英國政府非但沒有正視此一「縱向不平等」（vertical inequality）問題，還在一連串政策失誤和社會制度設計中，予以強化。例如八十年代初，英國政府推行了一系列不利勞動階層的政策措施，限制工業行動、限制工會活動、減少工作保障、削減退休保障、削減房屋福利、收縮政府開支等，都使本來水深火熱的勞動階級，苦中加苦，愁上加愁。

正如所有公共知識份子（public intellectual）一樣，Townsend在自身的專業範疇上取得卓越的成就，但他並未尸位素餐，反選擇跟權力核心保持適當距離，身體力行關懷社會上更廣大的社群——貧窮中的兒童、殘疾人士、退休長者、精神病人。Townsend不啻是brightest light in a darkest night，有貧窮研究中心以他命名，亦有來自世界不同地方的大學為他頒發榮譽博士，以表揚他那種出自內心深處對弱勢的關懷。

這個Peter Townsend，就是我眼前認識的那個Peter Townsend嗎？那個Peter Townsend可以謙虛到說對香港的認識，僅僅從他兩個學生——趙維生和陳錦華身上學習回來；那個Peter Townsend可以在火車站放開懷抱，迎接學生一個熊抱，然後笑得雙眼都變成一線。

沒錯。沒有精神分裂，他們都是同一個人。一個以慈祥長者，對人情世故異常敏銳的Peter Townsend，一個是以學者身份在社會政策領域打拼的Peter Townsend。Townsend的社會政策像文學又像利刃——他總能以文學的筆觸，描述貧窮、年老、傷殘的真實面貌；他又帶批判的銳角，以社會結構、社會關係、社會構成作為他「社會」政策的關懷。

或許是由於他的人類學訓練背景或是社會政策的深厚修為，Peter Townsend能游刃於社會政策學的各門各派，更能參差對照英國社會特有的歷史情境和文化語境，翻轉出更厲害更精準更見創見的批判語言。他的「相對匱乏」、「下階層」、「結構性倚賴」、「健康的不平等」、「人權與社會政策」，

都不是跟著前輩學者的屁股走，他沿用傳統理論並加以批判，更不時帶入弱勢社群的另類參考座標，讓他的社會政策成果，同時受到英美與國際學界矚目。

模仿Peter Townsend的社會評論的，半世紀以來前仆後繼，有人學到他的苦澀，卻失掉了清純的風味；有人學到他的淡薄，卻少了一份熾熱的社會參與和關懷人世的心腸；有人學到他的沉靜，殊不知他安詳中還有一份湧動的知識慾望；有人學到他的雜學豐富，惟不免掉錯書包之譏；有人學到他以文學語法委婉突兀所構築的幽默，卻誤會了那幽默背後的無奈和嘲諷，反而以戲謔取勝；更因為看到Townsend的文采風流，卻將那種可貴的雍容文雅隨手惡化，以為賣弄一點、曲筆一點，只要帶點學術腔調，便可奏效。其實幾十年來，許多嘻皮笑臉及言不及義的社會評論，都由此而產生。

2009年6月7日，Peter Townsend走完了他的路。像Townsend那樣的思想巨人，我們該如何悼念呢？在一百二十多年前，哲人尼采在〈致卡爾・傅克斯信〉中已經說明：「如果你要為我留下片言隻字……請你想清楚——只可惜這是不可能的，你可以形容我、描述我，但不要評價我……任何人都沒有必要為我辯護，甚至連這念頭都不該有。相反地，對我懷著某種質疑的心態，彷彿面對一株奇花異草，再加上一點嘲諷的抗拒心態，這樣才是無比明智的立場。」可惜，我們缺乏尼采的睿智，又沒有遵行尼采的遺訓，對於Townsend的離去，有太多情緒在其中。先是哀慟，繼而是憤怒、惶惑、驕傲。

香港社會刻下的問題，罄竹難書，但執政者的荒誕，更令人難耐。只有管治技術的無休止賣弄，沒有靜水流深、穩打穩紮的執政；只有鞏固政權的措施，沒有鞏固社會的政策；只有權力的操縱，沒有責任的擔當；只有民意短線的盤算，沒有願景的長程規劃。今天，假如Townsend在，明明已經成功躲開江湖是非，難得幾回閒雲野鶴，又深知權力漩渦的傾軋和排擠，他仍會一往無前，躍進漩渦裡頭，發出改革的微聲；今天，假如Townsend在，他或會跟那些玩權力玩過了頭的人，說不如回到質樸的人民關懷裡去。“A Society for People”不是一種便宜的口號，而是我們在茲念茲的實踐方向；今天，假如Townsend在，他不只重於學術上的相互切磋和激勵，還有在生活與情感上不時的噓寒問暖。每當心情抵抑，挫折到自覺一事無成，覺得自己的社會研究仍是向天空發空箭，Townsend就會開導我們，不要妄自菲薄，不要只看到執政者的強橫，忘了自己的堅執。

Peter Townsend，永遠是我們仰望與學習的對象。他的離去，很難不令人想起中國詩人臧克家的《有的人》：

有的人活著，

他已經死了；

有的人死了，

他還活著。

有的人

騎在人民頭上：「啊，我多麼偉大！」

有的人

俯下身子給人民當牛馬；
有的人，
把名字刻入石頭，想「不朽」；
有的人，
情願作野草，
等著地下的火燃燒；
有的人，
他活著的人就不能活；
有的人，
他活著為了多數人更好地活。
騎在人民頭上的
人民把他摔倒；
給人民作牛馬的
人民永遠記住他！
把名字刻在石頭上的
名字比屍首爛得更早；
只要春風吹到的地方
到處是青青的野草。
他活著別人就不能活的人，
他的下場可以看到；
他活著為了多數人更好地活著的人，
群眾把他抬舉得很高，很高。

詩人將詩送給魯迅，我想將此轉贈給那位「活著為了多數人更好地活」的Peter Townsend。並以此為本書的出版緣起。

前言二

何慧芝

香港政策透視主席

邁向全民社會：向彼得唐信教授致敬

去年六月中，我從趙維生教授得悉唐信教授辭世的消息，心下難以言喻的納悶。我不能說認識唐信教授。2004年社聯主辦「貧窮高峰會」，唐信教授是主講嘉賓，我坐在偌大的禮堂，是數百個參加者的其中一位，默默地聽他分析全球化與國際間的貧窮狀況，思想著「新自由主義」以及「華盛頓共識」如何令發展中國家長期延續貧窮狀態，以至發達地區由社會政策建構的社會不平等。他由貧窮引申至人權，再以人權為主軸反思全球的減貧策略。他以溫文儒雅的風度，帶出對貧窮、對弱勢，對追求社會平等的熱誠，毫不矯情、語調也不誇張，平實中卻不期然地喚起眾人的共鳴。一代世界殿堂級大師，卻謙和得教人動容。

想起提默斯教授（Prof. Richard Titmuss）的感慨：說不少學者藉研究貧窮而扶搖直上，但這些學者的生命，卻一點兒與貧窮都沒有共鳴，反之因研究而致富，及後更把關注貧窮的事拋諸腦後。但眼前的唐信教授，卻畢生委身於推動社會平等的工作，他沒有把自己關在象牙塔，反而以「公共知識份子」的身份，創立及投入多個為弱勢社群爭取平等的組織，例如「兒童貧窮行動組」（Child Poverty Action Group）、「殘障人士聯盟」（Disability Alliance）和「費邊社」（Fabian Society），並且不離不棄數十

年，一路走來，始終如一。這不就是我們在香港推動社會政策運動、推動社會平等者的好榜樣麼？

正如沃克教授（Prof. Alan Walker）所言，唐信教授的離去，意味著全球貧窮人士失去了一位畢生的鬥士；同時全球「新自由主義政府」也慶幸少了一位嚴厲的批判者。但我們關注社會公義和平等的後來者，除了納悶痛心之外，是否還有更積極的回應？「香港政策透視」在過去廿五年，透過不同年代會員的委身，切實地透過分析批判香港的社會政策，默默地滲出建構平等的全民社會的訊息。我們批判香港的社會政策的偽善：以關懷社會為名，保障富有人士的利益為實；此外，也經常以發展或穩定經濟為名，欺壓貧窮弱勢；又以整體利益社會和諧為名，要求貧窮勞苦大眾為資本家犧牲。多年來這些社會政策，一方面破壞以平等為基礎的全民社會，另一方面卻虛偽地宣稱建構社會和諧。我們對這些論述的批判，力量當然微少，但在微光的背後，不是閃亮著唐信教授所委身的信念和理想？

生命影響生命，唐信教授對關懷弱勢社群的真誠、對社會研究的價值觀、對社會公平公義的執著、對改變社會的堅定，成為了「香港政策透視」的信念和理想。「香港政策透視」出版這本小書，除了讓本地關懷社會平等公義的朋友藉此紀念唐信教授之外，更希望透過唐信教授的言論，再次燃起本地關注社會平等的火炬。讓我們一起把納悶化為力量，讓一股微弱的光，燃亮至社會不同的群體，再讓微光的溫暖，傳遞至弱勢群體，讓唐信教授的理念及行動，在不同地方繼續燃燒和延續。